

谢冕·著

我常想读书人
是世间幸福人，
因为他除了拥
有现实的世界
之外，还拥有
另一个更为浩
瀚也更为丰富
的世界。现实
的世界是人人
都有的，而后
一个世界却为
读书人所独有。

阅读一生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谢冕·著

阅读一生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阅读一生/谢冕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06-5749-2

I. ①阅… II. ①谢…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②
诗歌评论—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766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99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1.00 元

序

张志忠

编选这本散文集，让我有重新审视谢冕先生的人生轨迹的机会。

放眼望去，近代中国以来，世事沧桑，变化频仍，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断裂层。同时，抵近观察，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以他们的生命的连续性，创造着也弥合着、体现着也超越着这一个个的断裂，加入和推动着时代，延续着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命脉。

谢冕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为诗歌的一生。从 40 年代后期在福州的报纸上发表散文诗算起，到现在仍然在担任北京大学诗歌研究所所长，仍然在发表诗歌研究论文，主编《诗探索》，他对诗歌的追求和品评，跨越了六十余年的漫长之旅。

多年来，先生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化，为推动新诗潮的发展，花费了大量的心血。50 年代末期，他和北大的几位同学一道，编写《新诗发展概况》，这是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的第一次全面梳理；新时期伊始，他率先为“朦胧诗”呐喊助威，如今，当年的“异端”已经成为今天的“正典”；近年来，他又致力于《百年中国新诗大系》的主编和出版工作，以浩大的篇幅和磅礴的热情，树立一座

新诗的丰碑。

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青年诗人的着意扶持，三十余年间，他为青年诗人作序写评，不遗余力，在当代诗评家中可以说是为数最多用心最多的。收在《阅读一生》中的《女性的天空》全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早些年间和先生交谈，我曾经劝他说，不用这样来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个来访者、来信者的作序写评的恳求，这样的杂事太多，沉不下心来，会妨碍了做更重要的学术研究。先生对曰：不能把青年人挡在门外啊。那些来自远方的访客和书信，在先生这里得到了热情的回响，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还是诗人们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过一面之缘，还是素不相识，在先生这里都不会碰壁。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人已经去世，他的哥哥为了满足亡者的心愿，将他的诗歌编成集子，到先生这里求序，先生欣然允诺。在先生这里，与青年诗人的交流，并无等级差别，首先是一种情感和诗性的撞击吧。就像鲁迅当年，为那么多的青年作家写序，称赞青年人的生命热力，被鲁迅评价过的青年作家，有许多今日已经湮没无闻，反而是鲁迅的文字成为评论文体的典范。但是，文学评论，毕竟不是选择“绩优股”和“潜力股”进行投资，扶植新人，推荐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为新人新作推波助澜，又在这种推助中，为当下文坛留下参差错落的风景，才是这些真正有见识有热情的大家们的风范吧。反观诸己，若不是当年先生不弃草芥，把稚拙愚钝的我收留在门下，耐心提点，在先生来说，不过是少了一个来自古城太原的弟子而

已，在我自己，可能人生的轨迹就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学术之路会走得异常艰难吧。

中国的传统诗论，不论是以诗论诗，如杜甫《戏为六绝句》，还是写成散文体，如钟嵘《诗品》，都是非常富有诗性的，有内在的抒情色彩。先生的诗评，承其脉络，又兼得别林斯基的思想空间和华美色彩，无论篇幅短长，都是非常感性的，用今天习用的组词法来说，是非常富有情感的力量，既有哲人的睿智，也富有诗人的华贵。他往往不喜作一二三四式的排列，不做纯客观的远距离的分析，总是会撷取诗人创作的若干特征，用自己的强大的“主观战斗力”——模仿胡风的话语——将其生发开去，在相互的心灵撞击中，形成慧眼独具的评论。读其评论，既是在理解诗人，也在同时阅读先生的心灵。

先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文化人，坚守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行为准则。他并不拒绝电视，不拒绝流行，非常喜欢电视台播放的一些流行歌曲，邓丽君、毛阿敏，都是为他所欣赏的歌手。2008年，他还在搁笔多年后写了一首朗诵诗——《做梦都想跳芭蕾的李月》，由老艺术家顾威在关于汶川地震的电视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一时传为佳话。但是，他又是和电视保持距离的，多年来，他都拒绝做电视访谈，拒绝面对电视做即兴的评点（唯一一次破例，是在深圳参加读书月活动，遭遇的猝然发问，对读书活动予以高度评价）。往大里说，现代传媒对信息传播的霸权，对被访问者的预定诱导，以及面对镜头的表演性，都让先生心存警觉，避而远之。往小里说，在许多场合，先生的发言，都是精心准备的，都是先写成文字的，尽管

他从来不念稿子，而是在特定的场域中，将有备而来和即席发挥、理性思索和情感飞扬，融合得天衣无缝，但是，内在的严谨，一以贯之。2009年，我主办一个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请先生与会助阵。先生事先就提出，没有准备，只到场，不发言，我也不再强求。他拒绝电视采访，避免记者们的“突然袭击”，我想这也是原因之一。这是先生对学术研究的庄重态度使然。最让我感慨的是，先生七十寿辰时，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十几个弟子在寿宴之前，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谢冕先生学术思想座谈会”。我们都是即席而谈，临场发挥，到先生致辞，他却从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来，令我们汗颜无地。他还写过一篇《我只想改一个字》的短文，为自己当年在文章中用了那么多的“匪”字感到羞愧。“蒋匪”、“白匪”、“共匪”，曾经是数十年间的流行话语，彼此彼此，互相“对等”，并非哪个人的首创，先生不过是沿用了现成的熟语，但他绝不推诿自己的责任，对自己进行毫不留情的清算，却是至纯之人方能为吧。

诗心纯粹，世事难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过，文学研究只是其生命中的一个方面。纵观百余年的中国，大约只有到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才出现了大中小学、硕士博士一路读上来的纯粹的书斋学人。一个多世纪的动荡时势，造就了学院与社会、文人与政治的难解难分的纠葛。先生甚至说，燕园的特性就在于它的“不单纯”：“燕园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单纯。就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把青春时代的痛苦和欢乐、追求和幻灭，投入并

消融于燕园。它是我们永远的记忆。未名湖秀丽的波光与长鸣的钟声，民主广场上悲壮的呐喊，混成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校园记忆。一种眼前的柔美与历史的雄健的合成，一种朝朝夕夕的弦诵之声与岁岁年年的奋斗呐喊的合成，一种勤奋的充实自身与热情的参与意识的合成。这校园的魅力多半产生于上述那些复合丰富的精神气质的合成。”先生自己就不是单纯的文人。他出生于福州一个贫寒却又有着悠久家族史的谢家（堂号曰“宝树”，和冰心先生可能是同宗），受到冰心、巴金先生的作品感染，黑暗现实的激刺，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写作，倾吐自己的愤慨不平。在福州解放后的一个星期，就投笔从戎，在战争硝烟尚未散尽的海防前线，巡疆守土，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革命军人”和“中共党员”的光环，并没有笼罩在他身上。1954年，在即将实行军衔制之前，先生被安排转业，个中原因，是他有个哥哥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就业（就是《给涛哥的信》中的涛哥），被视为有“海外关系”，不被信任。这样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先生，直到改革开放的时代，使他一直是个“边缘人”，既有着非凡的经历，又拖着不详的暗影。不知道这种“边缘人”的心态，和他后来对诗歌的“异端”，即“朦胧诗”的鼎力支持，是否有内在的关系？我这篇短文，无法展开这个话题，只想给有心人提个醒。

先生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他喜欢种花养鸟，喜欢游山玩水，喜欢照相。这些爱好，在他的文字中也有所表现。先生还是个美食家。近些年来，每年我们都有几次师生聚餐，菜肴上了桌，我们每每要请先生点评，也非常认

可先生的精致口味。同时，先生又有豁达和融通。他经常会对一些菜肴赞不绝口，而且亲力亲为，大快朵颐，让共餐者也胃口大开，频频动筷子。但是，先生却很少会说哪个菜难吃，味道差。一起进餐的次数多了，我悄悄问过，先生说，味道好坏，都是别人点的，何必扫了别人的兴致呢？还有，先生酒量极好，兴致极浓，每逢聚餐，众弟子各自带来白酒、红酒、洋酒，加上餐厅里的啤酒，先生是来者不拒，有“酒”无类，而且每每倡导把桌上所有的酒都“扫光”，让我们几个弟子屡屡醺醺然摇摇晃晃而归。我这次编选先生的散文，忽然发现，这么喜欢点评餐饮菜肴，先生却没有一篇谈美食的文章。先生答曰：有心无力，没有时间啊。

从诗歌说到美食，似乎有些拉杂。我的意思是说，在先生这里，对待餐饮菜肴，和对待诗歌的态度有些相似，第一，有教无类；第二，选精拔萃。前者是基础，没有一个广泛的视野，没有一个大规模的播种和助长，就没有广袤的原野；后者是典范，是标高，是追求的目标。两者兼顾，当然是最难的，却也保证了先生足以掌握各个领域的原生态，足以体现一个热爱人生、兴趣广泛的学者的博大襟怀。纯粹与不纯粹，就在此交汇。当然，这和好好先生无关。新旧世纪之交，先生对诗歌现状疾言厉色的批评，曾经让很多青年诗人甚为不快，似乎当年的“青年导师”演变为“诗歌杀手”，先生却坚持己见，反复言说——有接受，就有拒绝；有担当，就有选择。是为序。

2010年8月

目 录

序 张志忠 1

第一辑：流向远方的水

亚热带的花无声飘落 3

最初的启迪 6

一篇永不忘却的课文 10

悬挂在生命上空的那盏灯 13

难忘的记忆 17

我的梦幻年代 24

流向远方的水 29

无尽的感激 43

我的遥远的天空 48

从军行 53

福清城里有座小楼 57

重返南日岛 61

刺桐花下的友谊 66

给涛哥的信	69
水在海峡涌动	71
方良先生挽辞	75
挥之不去的怆然	77
痛别文超	82
天寿山安魂辞	84

第二辑：生命因诗歌而美丽

生命因诗歌而美丽	89
文学是一种信仰	92
我的读书生活	111
我只想有一个书斋	124
说书“灾”	127
赠书琐记	129
中国的诗歌梦想	133
诗歌是民族的骄傲	139
别开生面的贡献	142
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	146
永远沐浴着他的阳光	153
先生本色是诗人	158
依然一棵年轻的树	162
一颗星亮在天边	168
他是一坛陈酒	183
郭小川的意义	187
一位唯美的现代诗人	190
铜的铁的血的火的……	196

与欢乐而悲苦的时代同行 200

飘雪的世界 203

你的草地总是清香 206

第三辑：女性的天空

女性文学的大收获 213

在诗歌的十字架上 216

从盆地走向高原 228

初读《舞者》 243

诗的绿音 246

瘦瘦的相思花 249

女孩子的梦 255

风中的叶子 260

五月的希望 264

赞美是泉旁的玫瑰 268

透过诗域的月光 272

脉流和根系的诗情 277

是女兵也是夏娃 281

如兰的深意 286

南方的爱情故事 290

清寂的莲花 293

早春的芭蕾 296

撒遍西湖都是诗 300

第一辑

流向远方的水

亚热带的花无声飘落

[我的童年]

童年对于我既不快乐也不幸福，开始的感觉是日子很艰难，后来则隐隐地有了忧患。

福州城里有一座古宅，白墙青瓦，院落深深。母亲一袭白衣，把手浸在木盆里搓衣。整个的对母亲的印象，就是她在水井边不停地搓衣。

那宅院有许多树，亚热带的花无声地飘落，不知不觉地更换着季节，而我则不知不觉地长大。

听说这院子有狐仙，但我没有看见。一次发高烧，看见有矮人在墙头上走动，那些母亲和姐姐晾晒的衣服都变成了花花绿绿的鬼怪，很可怖。但那是热昏了的幻象，我终于没有看见狐仙。

到了 30 年代后半期，我长大一些了，便开始躲飞机、“跑反”——跑反在福州语里是逃难的意思。换一个房子，再换一个房子，目的是寻找安全。一直跑到了福州南台的程埔头——那是一个城乡接合地，以为会安全一些，殊不知那里依然没有安全。

那时外患已经深入国土。整个中国都在危难之中，何况个人命运，何况我这个本来就贫困的家！我不仅一再

换房子,而且一再换学校。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也许是选择安全的可以躲避轰炸的角落,另外就是交不起昂贵的学费。梅坞小学、麦园小学、独青小学,最后是仓山中心小学——我如今还和这所小学的李兆雄老师和李仙根同学保持着联系——我终于艰难地读完了小学的课程。

正当我结束小学阶段即将开始中学生涯的时候,炮火终于燃到了这座滨海沿江的花园一般的城市。父亲失业,爷爷逃往内地,我断绝了一切经费来源。不仅交纳不起学费,战乱和沦亡的日子也不允许我升学。

我开始在田里捡稻穗,上山拾柴火,家里开始变卖和典当。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困苦和灾难漫长得如无边的暗夜。死亡线上的挣扎,加上家园沦丧之痛,造成我童年身心的重压。艰难也培养了我坚韧的性格。

我当时以为,苦难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核一开始就被无边的悲怆所包裹,因此我倾力于生命的自我完全,使之有坚强的力量冲破那一层厚厚的外壳。苦难是我童年生命的暗夜,我在这黑暗的囚室中锻炼并充溢生命的活力。除此之外,我别无他途可寻,我毫无外助之力。

那时,谈我缺乏营养还太奢侈,我缺乏能够维持生命的热量。半饥饿是我童年生活的常态,空心菜和晒干的番薯曾伴随我度过饥饿的岁月。

在小学,那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贫困。春天里,同学们在老师的组织下都郊游去了,我因为没有零钱和像样的衣服而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并不悲苦,我忍受贫穷给我的特殊恩泽——孤寂。我利用这样的机会读课外读物:唐诗、“五四”新文学作品还有报纸文艺副刊。那时我依靠自学能够完整地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能够理解冰心的温

情和巴金的激扬。我只能在精神上幻想属于我的丰满的童年——尽管在物质上我是那样的贫乏。

现实人生的遭遇催我早熟。我承认了命运对我的不公。我不幻想幸福,也不期待奇迹。我默默忍受那一切。我希望从自己的内心生发出击退厄运的力,我于是很早便拥有了独立精神。

环境的逼迫使我在幼年便有了时代的忧患感,我为民族苦难、社会动荡、家国衰危而激愤。这忧患本来不属于无邪天真的童年,但我在危亡时世面前却不幸地拥有了。

我头顶没有一片爱的天空,可是我幻想着去创造那一缕风、一片云。我因自己的不幸而思及他人,我要把同情和温暖给予那些和我一样受苦的人。现实的遭遇使我坚强。我抗争命运,并以不妥协的态度站在它面前——尽管我是那样的弱小。

我曾说过冰心教我爱、巴金教我反抗。是这两位现今都还健在的文学大师为我的童年铸魂。他们的精神激励且陪伴我走过充满苦痛的坎坷的路途,以至鬓发斑白的今日。

1945年,我十三岁。那一年抗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礼花影里,我告别了我的童年。